

# 19秋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交流小结

2020-11-02 15:58:37

我偶尔也会梦见维也纳的街道，梦见有轨电车缓慢驶过卡尔广场。车上的人们或捧一本书，或翻一份路边免费取阅的《今日报》。窗外是环城大道，它见证世纪末的维也纳，百余年风光如旧，仿佛仍然是世纪末的雕梁画栋，世纪末的塔尖，马车哒哒踏过，留下一点哈布斯堡王朝遗梦，或是扑鼻异臭，把驻足的游人从对茜茜公主与老皇帝的幻想中拉回现实。从宿舍到学校，只需搭乘1号电车，时间按部就班，三分钟一趟，无需忧心堵车迟到。线路涵盖维也纳内城区大多数著名景点，我因此日复一日地走马观花，看纪念雕像前三不五时的示威，拍照者几十人，警察十几人，示威者几个人，俨然一种行为艺术般的表演。从九月到次年二月，车窗外的国会大厦始终在整修状态，无缘窥见他的真容，但猜想白布拉下后，他的样貌与照片中应无二致。内城区即是这样辛苦维持一种古韵，如美人精心养护，好叫容颜不衰。我幸运修读德语，日耳曼学作为维大的王牌专业，占据主校区，从外看，一座整体建筑，十足中世纪风范，昭告其作为欧洲最古大学之一的悠久历史。同学来维也纳旅游，我有自信将学校作为景点介绍。实际上，维大本来就是观光客的目的地之一，常常见到导游带团走过长廊，草地上或躺或坐着聊天的学生们也成风景，听到游客感叹维大学生们的清闲，秋日阳光，一张躺椅，风柔和清凉，举目所见尽是古色古香，很适合拿一本书读，或者闭眼小憩，做一做梦。长廊上有许多校友塑像，或立在地上，或嵌在墙上，都栩栩如生，神色各异。举凡奥地利近代文化名人，鲜有未曾就读或任教于维大者。三面长廊，挤得满满当当。我希望梦见其中一位，终不能够，往往昏昏沉沉，潜入课堂，惊醒了，不知是我梦见上课，还是我在课上打了个盹，才梦见自己在长廊里喝下午茶？我又坐在教室里了。维大外观如百年前，芯子却是很现代化的。楼层极高，这是继承自中世纪，两层楼间却有夹层，我没少在十几座不同楼梯与夹层里晕头转向，才转进1.Z.里的德文系教室。教室里坐着二十来号人，偶尔点名，每当老师踌躇不晓得发音，我便坐直了，知道他将要叫我。教授从excel的分栏教起，教我们怎么用数据制表，发下详细教程——这可是一节语言学课程！为写论文，项目数据库可以开放授权，但要事先同老师汇报论文计划。除了主校区，维大还有无数分支，散落在城市各处。我搭电车去寻老师，街道空无一人，寒风冷峭，我惶惶然地等待约定好的时间，小心翼翼地敲门，半晌没回音，忽然门开了，老师热情地向我伸出手，解释她的办公室隔了两道门，不好意思让我久等。她欣然答应授权，并用邮箱给我发了两份相关论文，我连声道谢——谢谢，抱歉，不客气，这是我在维也纳最常用的德语单词。在学校门口的车站，一位老人用标准的中文和我打招呼，“你好，中国很棒！”这句话让我一整天都心情大好，用德语和中文分别道“谢谢”，夸他中文标准。我们站着聊天，挡住一位女士的路，连忙说“抱歉”，上车时给推婴儿车的夫妻搭把手，回答“不客气”。九月到维也纳，是总理选举前不久，到处贴满广告，社民党，自由党，人民党，绿党，五花八门，姹紫嫣红。广告上常有涂鸦，把候选人的脸涂得面目全非。听当地人说，涂鸦是违法行为。说话时我们路过涂满漫画，人名，乃至无意义字符的墙壁，她解释说，是违法的，总是要粉刷——可是屡禁不止。也许这是艺术，我安慰她，维也纳是一座艺术的城市。傍晚下课，天色已晚，门口有社团在敲鼓奏乐，非常快乐，为了听完一曲，我错过一班列车。也有在路边唱歌剧的，很美，很有感染力，并非出来卖艺，朋友猜测是音乐院校的学生找空地练嗓，我们免费饱了耳福。一直到新年，猛然意识到我即将离开，却还没有去过金色大厅，匆忙买了票，并不认识这次演出的艺术家，电车坐过站，在自以为已经很熟悉的内城区街道迷了路。我一向觉得自己毫无艺术细胞，甚至不明白在音乐厅听音乐同用耳机听音乐的区别，只是来了一次维也纳，不能不去金色大厅，抱着打卡心态，听音乐，不知道是谁在演奏，不知道所演奏的是谁，但观众的神色都很虔诚，场地里极安静，在这几个小时里，我从坐立不安到恋恋不舍，思绪随音符飘飘荡荡，回到金色的童年。终于音乐会结束，我跟随人群离开，仿佛一场梦结束，我也将要离开维也纳了。学过一篇课文，是维也纳导游的自述，调侃游客总以为维也纳仍然是君主制国家，以为宫殿里还住着公主，环城大道上骑兵会跳圆舞曲。这是一种很可以理解的幻觉，当我坐在维也纳大学的图书馆里，灯光与书柜的布置让人浑然忘记今夕何夕，恍惚间产生错觉，仿佛那些人随时可能从转角的书柜后走出来，长廊里的雕像也曾鲜活过，他们也曾作为学生，在这座学府里迷茫过，在这片校园里挣扎过。坐在楼梯上，抱着我的电脑，也有惆怅彷徨，觉得自己的脑袋瓜同这座恢弘的建筑格格不入。课上要先拟定论文计划，同学互相讨论，有硬性指标，一人至少给三个同学提建议。我起初惴惴不安，很担心我的论文概述无人问津，后来才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，不乏有对每篇计划都认真给出建议的同学，我受到激励，明白这种讨论并非走过场，也鼓起勇气给同学发邮件，分享参考资料。在维也纳的最后一个月，没日没夜地看新闻，劝说家里的长辈戴口罩，不要去外边聚餐，戴口罩，不要去外边聚餐……当时维也纳尚无病例，同学们都以为新冠是很遥远的事。到莫斯科转机，机场里很萧索，人人戴着口罩，落地上海，才发现街上的店子都大门紧闭，记忆里热闹斑斓的城市仿佛变成灰色，我几乎有流泪的冲动。这场疫情成为一次对全世界的考验，一月忧心忡忡地看新闻，隔着时差与空间的距离，很焦虑，随着国内情况的转好，心情终于轻松起来，也常会关注奥地利的疫情，奥地利的防疫措施属于欧洲国家中相对果断的，但近月来情况又不乐观……我偶尔也会梦见维大的课堂，总是面带笑容的教授，和主动借我论文资料的同学，不知道她们是否还好。